

選舉與玻璃喇叭

一百年前，馬克吐溫寫了篇諷刺選舉政治骯髒的寓言故事《金喇叭》傳遍世界，可視為美式民主的一個註腳。它的好處是生動、家常，把複雜抽象的道理講得無比世俗好懂。

美國被塑造成民主典範和選舉公平的模板。那麼，它真的是由選舉和民眾決定國家和制度的命運嗎？先讓我們看看是什麼人選舉以及什麼人操縱選舉吧。

前些年美國主流媒體和研究機構發表過報告，裏面透露了美國「民意」和政策制定者是由什麼樣的人來構成。其統計數字大約是35%+35%+20%+9%+1%模式。

這個政治統計學數字是如何分配的呢？通俗地講，如果我們把美國人的基本文化／政治素質和參政熱情排成一個金字塔，那麼最下邊的約35%是既不投票也不關心政治和國家大事的人群。這些人甚至都不必識字。可是，千萬別誤以為這些「無知」的美國人沒有觀點。他們卻往往是美國最富文化優越感的一群。說起別國的事情，雖然自己無知到了極點，他們卻仍然勇於指手畫腳，不知恥。這基座之上的一層是，大約另35%的美國人每四年參加一次總統投票，此外則很少參加其他投票。這些人

收看電視新聞，也翻翻當地報紙。上述所舉這兩組數字已經囊括了70%的美國人。

接下來的20%相當活躍去投票，他們熱衷於改善社區乃至於國家的狀況。再上一層樓，有9%的美國人很富有使命感。他們熱心參加各類活動，關心時政，給當地報紙甚或大報寫信表達自己的見解，並在選戰中幫助自己中意的某位政治候選人，非常投入且賣力。最後，在金字塔最高端，站着那1%的美國人。這些人自認是美國的「精英」。他們覺得自己在塑造着美國的公共政策和國家形象。他們是當選議員，政府高官、智囊人士以及大學教授等。是他們掌控着美國。

這個算術很簡單。實際上就是約30%左右的人引領投票操控美國。在這場遊戲中，真正知道自己在幹什麼的人少於10%。而1%的政客才是美國的主人。

但怎樣贏得廣大選民而獲得主政呢？首先要抓住第一層的9%，對這些人，要談理想。而如何糊弄和贏取其他層那些更富決定性意義的多數選票呢，政客們就打鐵粉牌和窮人牌，這是選戰成功的一門學問。其實，說穿了，其訣竅在於政客要敢吹牛、鋌而走險；或假公濟

私，用多發救濟、耗盡積累和民財、掏空國家積蓄來賄賂多數，騙取選票——兩者同樣危險和缺乏政治道德。

然而，這些政客當選後，卻發現靠漫天吹牛許諾好處騙選票易，想當一個合格的主政者卻難。當家後方知柴米貴，於是他們就撕毀許諾，選民當然會不依不饒。這些政客因此或靠挑起國際事端轉移民意和知識分子視線，或靠增加稅收維持龐大開支以救濟投票的窮人。

利用政治、宗教和國際矛盾挑撥擁護非理性的狂熱以漁利，的確可能是個應急妙招。此外，採取賄賂政策，利用青年、窮人、族裔矛盾和弱勢群體也是異曲同工。

這些可被利用的票倉大都在金字塔中下部的70%。既然是賄賂和欺騙他們，就可以無所不用其極。話不驚人死不休，面對狂熱民眾，如果空頭支票開得不夠大，胸脯拍得不夠響，勝算就難保。千萬不必怕吹牛的後果，其實政客說話鮮有兌現者。

這時候，選民似乎成了被勾引、被寵愛的一群。可是過了選舉日，他們手中的票一投出，指望政客實現他吹出來的諾言？做夢吧！

這樣的故事每四年循環一次。既然這種鬧劇長年演，難道選民就甘心屢屢上當？打愚民牌和打窮人牌是政客屢試不爽的獨門秘笈。難道他們不怕選民秋後算賬？其實，選舉劇本永遠主題相似，情節卻年年不同；故事、角色和細節每次花樣翻新，演員和演技也年年不同。看戲的只求熱鬧，又有誰願意煞風景、戲還沒演完就吵嚷着退票呢。

人們是健忘的。即使選民後來明白被政客玩弄，他們後悔了，那又能怎麼樣呢？按照遊戲規則，美其名曰是要用民主的力量和選票說話，只好再等四年。四年後，又是舊瓶裝新酒，一輪新的故事出場。這是一個有趣的輪迴。上陣的演員非常入戲，由於演戲太投入，他們已經忘記了自己只是演員而誤認自己是導演甚至編劇。

其實，戲演完了，脫下戲裝洗去臉上粉墨孤獨走夜路回家的時候，他們才又一次知道了自己是誰。

馬克吐溫時代是金喇叭，現在卻淪落成玻璃喇叭。這喇叭看上去亮麗光鮮，但卻連吹都不能吹了，只是銀樣鐵槍頭。炫耀一番，等到選完，稍稍一碰就碎成一地不可收拾。

《媽祖》舞動

香港舞蹈團大型原創舞劇《媽祖》，將於十二月四日至六日在文化中心大劇院上演。全新的版本由國家一級演員閻紅霞導演及編舞，與一眾設計師攜手創作，刻畫媽祖聖潔而崇高的精神特質，傳承積澱千年的沿海民俗文化與價值。日前，籌備已久的《媽祖》演前活動「天后古廟深度遊」如期舉行。佛堂門天后古廟是香港一級歷史建築，附近的自然景色適合作環境舞蹈演出，香港舞蹈團進行了一場秘密快閃演出，為參加者帶來不一樣的導賞體驗。

香港中通社



攪炒派不反思 香港也要再出發

維港看雲
郭一鳴

國泰大裁員，三十年的國泰港龍一夜之間成為歷史，全港為之震驚，事件對香港經濟和社會的影響，或可與雷曼兄弟倒閉事件對華爾街和美國的影響相比。毫無疑問，香港經濟寒冬已經來臨。一九九八年亞洲金融風暴時，一名金融界資深人士提醒筆者「這個冬天會很長」，當時筆者半信半疑，後來又發生沙士肆虐，香港樓股雙雙斷崖式急瀉，一直到二〇〇四年才開始喘定，之後慢慢復甦。這一次，冬天究竟會有多長，恐怕誰也說不準，關鍵問題是，香港會不會從此一蹶不振？

國泰曾經是全球最佳航空公司，是香港一塊金漆招牌，走到今天這一步，有天災，也有人禍。新冠肺炎疫情是天災，受影響的不僅是國泰一家，全球航空業都遭受重創，至於去年黑暴橫行，多名機師及空中服務員捲入違法暴力事件，參與攪炒，國泰當局處理手法不智，導致公司陷入嚴重管治危機，以及近年國泰管理層的經營手法被指過於急功近利，這些都是人禍。天災防不勝防，人禍則是可能避免，經此斷腕式裁員的慘烈教訓，國泰能否走出困境重新起飛，一方面固然要看人類何時戰勝這場疫情，另方面則視乎管理層能否痛定思痛，「實迷途其未遠，覺今是而昨非」，讓國泰航空重新回到正確航道。

香港今日面臨前所未有之困局，何嘗不是天災與人禍交織的結果？去年大半年的黑暴攪炒，今年十個月的抗疫，加上中美關係惡化，華府將香港推向中美冷戰的前線，香港經濟面臨的困境，比起二十幾年前亞洲金融風暴和十多年前沙士肆虐的境況更加險惡，不同的是，疫情肆虐下包括發達國家在內的全球經濟陷入半停頓狀態，幾乎全人類都在叫救命，到目前為止，主要經濟體只有



▲中環商業地帶一景

資料圖片

中國經濟率先恢復增長。

其實，即使疫情過去，世界已不再是過去的世界，香港也不再是過去的香港。新冠肺炎疫情加上全球地緣政治風雲突變，新一輪經濟大洗牌已經開始，各國各地都在重新思考未來的發展方向和路徑。日本就想打香港的主意，副首相兼財務大臣麻生太郎日前出席內閣會議後表示，日本希望取代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，正研究為全球銀行業建立特別經濟區。麻生表示，日本要取代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，必須具備開放而透明的特質，要鼓勵使用英文、改變使用實物蓋章的傳統，以及改善稅制和居留資格等。而早在今年六月，還在首相位上的安倍晉三就說，隨着香港國安法的實施，日本將尋求接收從事金融業和其他專業領域的香港居民，他說東京需要更多人才才能成為金融中心。

日本領導人看到香港的軟實力和制度優勢：開放而透明的政府和社會、使用英文、稅務制度和居留資格等等，這些也正是香港必須繼續保持和加強的地方，但他們沒有看到，或者看到卻沒有說出來的是，在日本經濟最輝煌的八十

年代，東京也未能成為國際金融中心，反而香港正是在那個時候奠定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基礎，最重要的一條就是香港把握中國內地改革開放的機遇，香港商界既是參與者又是得益者，過去三四十年，香港搭乘中國內地經濟高速增長的快車，成就「紐倫港」的國際金融中心的江湖地位，而這一點恰恰是東京想學也學不了的。

古人說「好風憑借力，送我上青雲」。今次香港要走出重重困境，唯一出路只能是特區政府重整旗鼓、社會各界放下政爭，大家齊心協力把握機會，借內地抗疫成功經濟恢復增長的東風，揚帆再出發。當然，「放下政爭」四字，說就容易做就萬難，香港社會撕裂如斯，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，目睹國泰淪落港龍消失，攪炒派是否願意反思？看到有些人竟然寧願選擇做難民，也不願意放下，只能無語。此時此刻多說無謂，最重要是行動。期待特首此番上京帶回好消息，在即將公布的施政報告中展示政治勇氣和承擔，拿出務實兼具前瞻性的方案，帶領廣大市民為克服艱難困苦和迎接疫後經濟復甦做好準備，讓社會大眾對未來抱有信心。

各有千秋

司母戊鼎（現稱「后母戊」青銅方鼎）不愧為國寶，它在國博公开展出時，我一連三天去欣賞它，每每擠不到跟前，拿着手機等待拍照的人排成兩行縱隊。據說大方鼎是國博全部展品中最受人關注的。

一九四六年，司母戊鼎幾經周折，幾經磨難，幾經險情，終於到了駐紮在河南新鄉的國民黨三十一集團軍司令官王仲廉手上，那年蔣介石過六十壽辰，王仲廉司令官肯定懂古董，也肯定懂鼎文化，他把司母戊大方鼎作壽禮送給蔣介石。蔣介石也懂青銅器文化，也懂得青銅鼎，懂得這鼎的分量，因此未見，直接批送南京中央博物院，直到一九四八年，蔣介石去參觀這尊大方鼎，認真仔細地觀看，觀之極細，看之極久，觀看時未發一言，看畢又一言未發，悄然而去。十年後，毛澤東也興致勃勃地觀看了一尊楚鼎，此鼎一九三三年在安徽壽縣幽王墓出土。鼎高一點一三米，比司母戊鼎低二十厘米，口徑八十七厘米，重達四百公斤，其容量比司母戊鼎還大。因在其口沿處鑄有銘文十二字，開頭為「鑄客」，此鼎故稱「鑄客鼎」。毛澤東當時看得很高興，還在鼎前拍了照。

商周時代，鼎居青銅器之首。在傳統的鼎形制中，一為方鼎，如司母戊鼎、大禾人面方鼎等等；一為圓鼎。方鼎之鼎底為平底；圓鼎之鼎底為圓底，如大克鼎、大孟鼎、毛公鼎等等。當然也有例外，如楚鼎王子午鼎，雖為圓鼎，但它的鼎卻是平底，別出心裁，專家也把它歸於楚文化的創新。

戰國時期的鼎，南北文化差距漸大，漸成風格。北方的戰國鼎更側重厚重雄壯，敦實古樸；南方的戰國鼎

閒話煙雨
白頭翁



風格迥異，更趨向美觀華麗，高俊挺拔。北鼎有霸氣，南鼎有俏風。

在河北平山中山王墓出土的「中山王鼎」是典型北鼎風格的戰國鼎。中山王鼎乃九鼎列鼎，堪稱戰國第一鼎，九鼎列鼎在夏商周時期，只聞未見。九鼎中最大一鼎高五十一厘米，外形為扁圓球形，兩耳低短，鐵質蹄足粗大低矮，唯一稱奇的是九鼎鼎鼎有蓋，蓋上有三環鈕，揭蓋時可提而置之。但通觀此鼎，卻不威嚴雄偉，細觀製作也比較粗糙，工藝不甚講究，九鼎皆素面無文，唯最大的鼎蓋鈕極腹內刻有四百六十九字的長篇銘文，記載了中山王乘燕內亂伐燕大勝而歸。戰國之中，中山非大國強國，卻敢鑄九鼎，比春秋五霸還敢藐視周禮，禮崩樂壞，春秋不再，足見其一。

戰國南鼎最有代表性的應推河南信陽出土的楚國鼎，江陵藤店一號墓出土的楚王鼎，造型與此鼎迥然有異，風格大變。鼎足不再求穩求重、求矮、求實，而是高端挺拔，顯得南鼎更挺拔飄逸，更豪邁更耐看。南鼎追求文化含量，鼎飾紋更講究繁複神秘，一鼎之上常有數種飾紋，即有饕餮紋，亦有鳥蟲紋，雲水紋，相輔相成，銜接自然，宛如一體。鼎足少見有素體，幾乎都鑄有飾紋。鼎耳也不再簡單直立，有的作鳥形，稱「鳥耳鼎」，有的鼎蓋作三鳥首鈕，有的四足鼎也突破舊模式，鑄成橢圓形，這在夏商周時幾無先例。

戰國青銅鼎也是青銅鼎文化的末章，二千多年華夏文化重要的載體，悄然之間悠悠而去，倏然而逝。

秦漢再無鼎。

（「觀鼎」之八，全文完）

柏林漫言
余逾



德國作為世界上最早推行垃圾分類的國家之一，居民們對於如此嚴格的垃圾分類早已習以為常。當我第一次面對着垃圾房裏五六個大大小小的垃圾箱，確實有些不知所措。如果要細數德國的垃圾分類，嚴謹的德國人可以寫出一本至少十頁以上的《垃圾分類指南》。

常識性的垃圾分類就不多說了，這裏說點有「德國特色」的。

有一天我在郵箱裏收到一份日曆，日期上畫着七七八八的標誌，我一頭霧水地拿回家查德語字典。原來，這是一本收垃圾日曆。一般來說收垃圾的安排都是按照工作日固定安排分類的。比如說，周一和周四收有機垃圾，周二收紙類垃圾和包裝垃圾，周三收剩餘垃圾……這些都按照垃圾的多少來安排收垃圾的頻率。

垃圾分類

值得一提的是，除了這些普通日常「開箱行動」，還有一些為傢具和電器等大型垃圾安排的特殊清理日。如果遇到搬家，大型垃圾多的情況，居民還可以打電話預約清潔公司來成批拉走。根據不同州的情況，有的市政清潔公司會收一定的小額費用，而有的州則是免費的。

另外，在對於電器和電池的處理問題上，德國人特別小心謹慎。不僅僅是因為處理不當會容易造成失火，更是為了從環保的角度上減少有毒物質的排放。於是，在所有的日用品藥店門口都有收廢舊電池的箱子，每一家賣電器的商店也都有回收電器的回收箱。有的電器商店只回收自己賣出的電器產品，而有些規模稍大的電器商店可以收所有的廢舊電子產品。

對於塑料瓶和塑料袋的使用，德國人更為用心。

所有超市或者商店都不會免費提供塑料袋，顧客需要花一兩毫子購買。不過據我觀察，比起塑料袋，人們都更傾向於

稍微多花一點錢買更加環保的再生紙製作的紙袋，或者買更厚實的超市環保購物袋。所以德國人家裏，少則有五六十個多則十幾二十個超市環保袋都是很正常的事情。

在德國，一個塑料瓶或者啤酒瓶就相當於兩毫五分，所以亂扔的人很少。即便有亂扔的，也會有流浪漢或者專門撿垃圾為生的人很快撿起來，然後拿到超市的自動投放機裏換相應金額的超市購物券。不得不說這真是一個聰明的辦法，這種方式讓德國最大化地提高了瓶裝飲料的空瓶回收率。有意思的是，撿空瓶甚至成為了小孩賺零花錢的方式，或者有時路人會給乞討者遞上手上的空瓶，代替了傳統贈與乞討者的零錢鋼鏰兒。

垃圾分類也好，各種廢舊物品回收也好，德國人絞盡腦汁想盡辦法讓垃圾回收利用變得更高效率一些。在環保問題上，德國人真的很「軸」很固執，也從點滴中做起，日積月累，從而變得很強大。